

吴永安 著

来自东方的 他者

中国古诗在20世纪美国
诗学建构中的作用

The Other from
the East:
Chinese Classic Poetry on
20th Century American Poetics

一次近乎偶然的邂逅，中国古诗揭开了美国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序幕。庞德、威廉斯、史耐德、勃莱、石江山等美国诗人借助这一来自东方的他者，探索并实践自己的诗学理想。笔下跨越文化和语言等重重边界的文字，是生长的力量也是思考的营养。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人文漫步

吴永安 著

来自东方的他者

中国古诗在20世纪美国
诗学建构中的作用



The Other from
the East:

Chinese Classic Poetry on
20th Century American Poetics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自东方的他者——中国古诗在20世纪美国诗学建构中的作用 / 吴永安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2

(人文漫步)

ISBN 978-7-303-18302-9

I. ①来… II. ①吴… III. ①古典诗歌—诗词研究—
中国②诗歌研究—美国—现代 IV. ①I207.2②I7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84436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LAIZI DONGFANG DE TAZHE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印刷: 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148 mm × 210 mm

印张: 16.5

字数: 350千字

版次: 2015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6.00元

策划编辑: 谭徐锋

责任编辑: 赵雯婧

美术编辑: 王齐云

装帧设计: 王齐云

责任校对: 李 茵

责任印制: 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 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 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10-58800825

鸣 谢

花了很大的力气和长长的两年来写这本书，一次既困难又美妙的经历。其间，得到多位学者大力支持与帮助，其中北京师范大学的刘洪涛教授，加州大学的叶维廉教授，以及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石江山（Jonathan Stalling）教授的指点和启发尤为重要。另外，亲友不辞辛苦，不怕麻烦，在中美两国寻找和处理参考资料，对书稿的顺利完成帮助很大。家人也分担生活琐事，保持良好的内外部环境，让我能够排除各种干扰专心写作。借此机会，请让我对你们表示衷心感谢，恩情和友谊将长久铭记在心。

For Aki, Penny, and Jerry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部分 相见时难：汉诗与 20 世纪初期美国现代诗歌	
运动	21
第一章 相见之前：现代主义思潮下的休姆、庞德和洛威尔	27
第二章 相见之初：现代主义阅读中的《神州集》和《松花笺》	74
第三章 相见之后：现代主义情绪上的汉诗审美和汉字诗学萌芽	143
第二部分 明心见性：汉诗对美国诗歌现代性的贡献	191
第四章 两个平台上的汉诗	194
第五章 显性的混杂	208
第六章 隐性的自然	241

第七章 变化之后的新颖	293
第三部分 耳听为实：汉诗后现代文化消费和汉声诗学	
.....	339
第八章 娱乐消费：后现代翻译的无为和不可为	
.....	342
第九章 困难重重：影响发源点的局限、混淆和	
层叠	384
第十章 流行风向：汉诗内质的重设和更新	408
第十一章 汉声诗学：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另一	
种可能	458
参考书目	480

前 言

20 世纪美国从一个区域性大国向世界超级大国转变。这次深刻的社会政治变化给美国文坛，特别是给诗歌界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 世纪初，美国诗歌被普遍认为是英国诗歌的一个支脉，其所遵循效法的诗学理念尚未跳出“绅士派”(Genteel)风格的窠臼^①。这种局面的成因，既有美国诗歌的载体——英文——对美国诗人而言从本质上是殖民地宗主国的语言这一事实的尴尬余波，也有美国诗歌在经历了“现实主义时代”(Age of Realism)高潮之后，在传统写作形式和创作态度上难以突破的贫乏无力。

美国作为一个国家早在 1776 年便已经独立，到 20 世纪初，美国的国家规模和国际地位早已确立。在当时，作为生活在一个新兴国家的国民，面对北美广袤的未开垦之地，在不足 150 年时间内经历独立、工业化、蓄奴然后废奴、美西(西班牙

^① Parini & Millier, 1993.

牙)战争、内战、西部开发、大规模移民、印第安人搬迁安置等重大历史事件,美国作家已经拥有得天独厚的创作素材和写作对象,在小说创作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成就,出现了如马克·吐温、霍桑、爱伦·坡等一批经典作家,他们以各自的视角记录美国社会生活,联合构成对美国社会的宏大叙事。这些小说家笔下的英文,与其原宗主国语言已经不存在主仆关系;作品在内容和创作手法上都和英国小说迥异,因此美国小说界在 19 世纪就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小说,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自然确立。^①

反观美国诗歌,情况却非如此。美国诗歌在 19 世纪处于被内外夹击的境地。在内受到成功而流行的小说的冲击,在外则受到强势英国诗歌的压制,“美国诗歌”在创作思想和形式结构上都难以和英国诗歌比肩。首先,美国是一个新建国家,而诗歌作为一种早已确立的古老传统,没有给当时的美国诗人留下另起炉灶的空间,诗歌传统必须也只能取法欧洲文明。这种对欧洲传统的高度认同和遵循让美国作家对自身的历史地位和身份认同产生怀疑。第一位蜚声世界的美国诗人威廉·柯伦·布赖恩特(Bryant, William Cullen)1826 年出版《诗歌讲义》(*Lectures on Poetry*),谈及身处新世界的美国诗人应该如何去面对创作期待上的困境,怎样用一种通常认为是“移植”(Transplanted)过来的语言去和旧世界那些不朽诗篇分庭抗礼,认为美国诗歌没有必要背弃欧洲的语言和传统,要警惕用

^① Beach, 2003, p. 7.

新世界那些由运河、火车和蒸汽轮船派生出的词去创作诗歌。他认为^①：

美丽和壮观，伟大智慧和道德真理，骤雨激情和似水柔情，人生的伤逝和沉浮，以及照进人性本质的陈年往事和异国珍闻等元素并非只栖身在彼岸旧国。

The elements of beauty and grandeur, intellectual greatness and moral truth, the stormy and the gentle passions, the casualties and the changes of life, and the light shed upon man's nature by the story of past times and the knowledge of foreign manners have not made their sole abode in the old world beyond the waters.

布赖恩特的这番论断在文学创作的内容选择上并无破绽。的确只要有人的地方，无论是在大西洋的哪一边，都广泛存在这些文学元素。但创作素材的存在或者丰富并不能弥补地方文学(对宏伟的英国文学而言，在 19 世纪 20 年代，尚未产生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和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的美国诗歌的确只能算“地方”而非“国别”)在形式、思想和传统上的原创性匮乏。仅仅扎根在“人性本质”而没有试图和英国诗歌划清界限，或者根本未能认识到划清界限之重要意义及紧迫性的美国诗歌作为一种国家文学建设陷入这样一个怪圈：越是绝对意义上追求普遍人性和情感的美国诗歌，越发和

^① Bryant, 1889, pp. 34-35.

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方面高速发展变化的美国社会脱节。在形式和思想上的苍白无力，让美国诗歌难以摆脱“移植”的标签，自然也无力抗衡英国诗歌。到了 19 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美国诗歌的代表人物惠特曼回首 19 世纪美国文坛时用直白而尖锐的言论审视了美国诗歌，在《我们有国家文学吗!》(“Have We A National Literature!”)一文中，惠特曼直言道^①：

当前诗歌(也是当前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基本上缺乏一流的实力和简单自然的健康来准确地捕捉我们自己的时代，无论是在鉴赏和创作方面都在拾人牙慧。

The greatest feature in current poetry (in literature anyhow) is the almost total lack of first-class power, and simple, natural health, flourishing and produced at first hand, and typifying our own era. (第 337 页)

美国诗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20 世纪早期。面临困境，美国诗人一直都在积极寻找突破，终结美国文化和外部世界之间的相对隔绝，即突破布赖恩特以降的创作困境。诗歌不必拘泥于本土，缺乏非英语元素或者世界元素的美国诗歌难以在概念上完成升级。英国历史上许多伟大诗人都曾经将目光专注于英伦三岛之外：莎士比亚的许多悲剧名作题材来自外国；被鲁迅誉为浪漫主义宗主的拜伦(Byron)的代表作《唐璜》(*Don*

^① Whitman, 1891.

Juan)是源自西班牙传说中的人物,故事情节也主要发生在国外^①;湖畔诗人代表骚塞(Southey)所著的英文历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罗德里克》(*Roderic*),被拜伦认为是当时最伟大的长诗,即是关于西班牙最后一位哥德国王罗德里克的故事^②。这些19世纪的英国作家能够用外国的题材和故事创作出英文诗歌名篇,美国作家则没有理由仅仅把自己局限在北美一隅。并且在绅士派诗歌当道,而小规模文学杂志和刊物尚未产生之时,立志革新新派诗人在美国本土找到发行渠道和发展读者群都绝非易事。这些原因促成了新诗人东渡。对美国而言,目的地是伦敦和巴黎。代表人物有艾兹拉·庞德(Ezra Pound),格楚德·斯坦(Gertrude Stein),艾略特(T. S. Eliot),罗伯特·佛洛斯特(Robert Frost),卡明斯(E. E. Cummings),杜丽特尔(Hilda Doolittle),兰斯敦·休斯(Langston Hughes)等。他们来到欧洲,不仅能重新认识欧洲文明,回溯到西方诗歌传统本原,接触当时欧洲特别是法国的新兴思潮,也是为自己作品的发表打开一条通道。庞德、佛洛斯特和玛丽安·摩尔(Marianne Moore)的第一本诗集都在美国之外发行。

① 鲁迅《坟·摩罗诗力说》第一节。上下文是“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加利)文士”。一般说来,拜伦作为浪漫主义诗歌代表的文学地位是举世公认的。但许多作品阴郁苦闷的事实也让司汤达认为拜伦“根本不是浪漫主义者的领袖”。见司汤达,2006, p. 48。区锷认为司汤达如此看待异国文学乃是法国新古典主义的本土意识使然。见区锷,1994, p. 114。

② Bryant, 1889, p. 157.

美国诗人来到欧洲，试图在欧洲文明中找到振兴美国诗歌的创作灵感和写作形式，却十分意外地接触到了以中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古典亚洲诗学。广为人知的一个实例是：1913 年庞德见到东方学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遗留下来的手稿之后，深受启发，译出《神州集》。从 1913 年在伦敦见到玛丽·费诺罗萨(Mary Fenollosa)，当年底和 1914 年开始研读遗稿，再到 1915 年在伦敦出版《神州集》，揣摩钻研中国古典诗歌数年，从汉字到措辞，从修辞到意境，认识到中国古典诗歌对扫除绅士派诗风的巨大能量。从中国古诗里汲取的营养，无论是创作灵感还是形式结构，都给予庞德深刻的启发：中国古诗特有的表现手法契合意象派的诸多主张，都强调不加修饰地呈现主观思想对客观世界的直觉感受和直接反映；汉字作为表意字符与字母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和汉字构成所蕴含的诗学表达；中国古诗常见的对偶和单音嵌偶行文手法，能方便而整齐地将两个或多个意象同时并置和叠加，似 20 世纪初刚刚兴起的蒙太奇手法，使得依靠文字承载的观察和表现，脱离文本句法结构支持和制约，让读者和诗人面对面直接交流，着力于意境上的通透而较少考虑逻辑上的组合顺序。

庞德周围众多的旅欧诗人也都纷纷发现，既然古老的中国诗歌和欧洲最前卫的文艺思想，包括当时刚刚起步的电影镜头表现手法相通相似之处如此之多，如果在这个世纪(20 世纪)如师法希腊一般向中国学习，就有可能通过结合中国古诗固有

的特点发现新的写法，新的诗学^①。从诗歌的创作到解读，脱离浪漫主义诗风在创作主题上的限制，去关注人生来即有的局限和不足，描写人如何受秩序和传统条件的匡正而转为良善。这场诗歌运动的先行者之一休姆(Thomas Ernest Humle)认为，诗歌如仅专注于宏大叙事难免走上呻吟造作的歧途，只有通过具体的语言和新颖的意象才能遏制这种危险倾向。新诗需将目光从表意效果移向表意行为本身。在休姆的组织 and 倡导下，现代主义开始萌芽并从理论上和先前时代划清了界限。

新思潮于是催生了 20 世纪初美国诗坛的划时代变革。庞德在 1912 年给杜丽特尔的信中正式使用“意象”一词，标志着与维多利亚时代诗风迥异的意象主义诞生。在此后二十年中，大批美国诗人，无论是否曾经聚集在意象主义旗帜下，都纷纷出版了数量可观的融入中国元素的作品。比较著名的有庞德《神州集》，洛威尔(Amy Lowell)的《松花笺》，弗莱契(John Gould Fletcher)的《地精和宝塔》(*Goblins and Pagodas*)，其中一首汲取唐诗灵感写成的《蓝色交响乐》(“The Blue Symphony”)广为人称颂。狄任斯(Eunice Tietjens)在中国北京和江南等地游历之后写成《中国剪影》(*Profiles from China*)，林赛(Vachel Lindsay)的《中国夜莺》(*The Chinese Nightingale*)，宾纳(Wytrre Binner)和江亢虎合译的唐诗集《群玉山头》(*The Jade Mountain*)，等等。这些诗人在中国元素的启发下，他们的诗作有别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诗风，根据弗莱契 1945 年回忆，

^① Pound, 1915b, p. 228.

在于这些新诗或者说现代诗，并不致力于育人与说教，也和道德教诲关联甚少。新诗在意义的建构上不追求必然的因果关联和逻辑推理，把获得结论的工作留给读者。更重要的是，诗作的内容较少着力刻画诗人的感情体会，凸显的是让作者动情的“物”的本身。并且这些物往往来自日常生活，容易和一般读者在思想上达成共鸣^①。强调外物和作者之间通感同受的作品在早先也出现过，但多有悖西方诗学传统审美观，难逃情感误置之嫌。中国诗歌用大量实际诗学实践和美学体验让美国诗人找到创作咏物诗的新方向，跳出“人言志”的窠臼而转向“物言志”，进一步从根本上消弭“言志”的欲望，转而让读者在语言和意象的组合中，同作者一样，既依靠认知取向与诠释习惯等“先见”去建构阅读体验，同时也准备随时破除这些“先见/偏见”以图完全拥抱文本。

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当现代主义思想逐渐成熟，不再局限于一小撮美国诗人在伦敦或者巴黎小俱乐部里议论和写作，达成现代主义的途径和手段也随之明确：不但须摆脱语言上使用过多华丽修饰和不自然情感抒发之风，而且要在比前一个时代，即维多利亚时代更为古老、更为强大的诗学传统中寻找榜样^②。以中国传统诗学为背景的中国元素，糅合了东方文化和思想，对促成美国诗歌现代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现象持续时间并不长。前卫诗学源自并且受制于前卫文论。以艾略特为核心的新批评文学理论建立以

① Fletcher, 1945, pp. 150-152.

② Goldie, 2001, p. 39.

后，主张细读，立足文本进行语义分析，将文学作品视为独立自主、自我封闭且能够自我指涉的美学实体，文本以外的属性和信息退为次要甚至无关，因而从客观上为中国元素的“退出”或者“淡出”提供了理论布局。文本的主题，包括韵律、节奏、场景、故事主线成为作者以及读者的首要关注，其次是悖论、模糊、反讽和张力，这其中不再有中国元素，或者国别元素作为独立个体继续存在的基础。

中国诗歌热潮消退，除文论主张使然外，另一肇因则是在诗歌认识方面。诗人学者对中国诗歌本身认识也存在较大分歧。根据赵毅衡总结^①，有人批评中国诗幼稚，过于单纯，也有人认为中国诗难能可贵的就是它的成年人品质。有人认为如果按艾略特所言，诗歌发展方向应该摒弃浪漫诗风的造作而拥抱平实直白的现代，不再是感情和个性的宣泄而应当为感情和个性的逃避^②，那么中国诗应是相当恰当的学习范例，以中国诗歌缺少宣言式的爱情诗便可见一斑。也有人认为大部分中国诗歌多少被涂抹上哀愁的色彩，因此不符合新批评“非个性化”的审美趣味。这些互相矛盾的看法源自对中国诗歌和中国元素认识的局限性。从新事物的接纳和吸收角度观察，这何尝不是一种文化元素进入另一种文化所必经的过程。“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经过悠久历史沉淀以后的诗歌和诗学绝不是学习几个汉字就能把握的，何况这一时期受中国元素影响的美国诗人大多不习汉语。汉语教学在美国乃第二次世界大战

① 赵毅衡，2003，pp. 275-277.

② Eliot, 1997, p. 33.

之后才开始正式推广。20 世纪之初即便有西方人为研究中国文学付出了种种努力，所得与影响也十分有限。比如，1898 年休伯特(Huberty James)在英国皇家亚洲协会上海分会就中国文学问题举办讲座，从现今能看到的讲稿来看，他连修编《四库全书》是哪位皇帝都张冠李戴，误以为是嘉庆^①。法国人朱迪思·戈蒂埃翻译中国古诗汇编成《玉书》，被翻译成多个版本，影响深广。但朱迪思将钱起误认为张籍，而且还把“秋汉”想象成秋天的河流，让众多有意探求译诗出处、进行文学比较的中国学者颇费周折^②。此外，获取中国诗歌渠道过窄，这一时期汉诗英译主要对象是《诗经》，盖因外国人初识汉诗时，见其无论从字面意思还是历史地位而言都堪称“classic of poetry”，故重视有加，版本达四五种之多。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诗人作品英译仍然以《诗经》为主，李杜为辅，对其他诗人或诗集有系统的翻译几乎为零，诗评词话更是空白。仅据英译本就诗论诗，使得不习中文的美国诗人和评论家所获有限，也从源头上阻碍了他们对 中国诗歌及其哲学精神的进一步认识发掘。

对中国元素再一次重视和喜爱是在《神州集》发表半个世纪以后。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激进思潮和各种社会运动此起彼伏。作为诸多运动发起者和参与人，反学院派对于已经确立的美国诗歌经典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权利分配制度和意识形态强烈不满。情感和美学表达不见容于主流，被边缘化以后选择精神

① James, 2010, p. 4.

② 蒋向艳, 2009.